

村上春树作品集

发条鸟 年代记

第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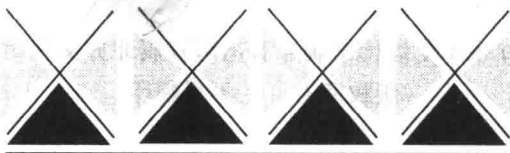
鹊贼篇
预言鸟篇

(日)村上春树
高翔翰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发条鸟年代记



第一部 鹊贼篇
预言鸟篇

〔日本〕村上春树◇著
高翔翰◇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RBH 51/17

黑版贸审字 08—99—0050

©1999 年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责任编辑:程 锋

封面设计:李 悦

责任印制:杨 敏

发条鸟年代记(第一部)

[日]村上春树 著

高翔翰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 105 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0.75 字数 944 千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 7-5317-1081-7/I·1053

定价:70.00 元(全四册 本册 22.00 元)

编者的话

村上春树的小说想象奇幻，情节跳跃流动而富于象征意义，加上村上早年曾阅读大量的欧美英语小说，深受西方文化熏陶，遣词造句上别树一帜，与一般人的用字习惯有异，致使他的作品不甚好懂。

其实，读村上的小说，首重的不是强作解人，一一指陈小说中的象征意义，最要紧的是能够投入村上所构筑的小说天地。我们的内心或多或少有过孤独、无助、迷惘的感受，碍于社会标准，这类被视为消极、软弱的情感即使出现，也会被我们竭力压抑下去，瞬间即逝，我们或会纵情于别的事情，以自欺欺人的方法证明内心并不寂寞，但是当我们展卷细味村上的小说时，他那独有的笔触，却轻易地将深埋于潜意识底下的苦闷孤寂牵引出来，浮现于意识的层面。这种心灵被释放的过程，才是阅读村上小说的最大得益。

《鹊贼篇》是村上最新的长篇小说，“村上迷”定会觉得它的开篇有点似曾相识。原来它是村上短篇小说《发条鸟和星期二的女人们》的延伸，讲述冈田亨在辞掉法律事务所工作后，事业、爱情开始出现危机，期间内心所起的微妙变化。

喜欢村上春树作品的读者，现在是你们再次迎接“春树狂澜”洗礼的时候了。

编者

作者简介

村上春树，一九四九年出生于日本兵库县，在神户长大。神户是一个海港，在那里很容易接触外国人和取得英文书籍。这个受欧美文化熏陶的新生代作家于焉产生。村上的作品风格受外国文学影响很深，作品充满都市生活的苦闷与人情的细腻。

村上的大学时期正是学生闹学潮、闹罢课的动荡时代。因反越战而起的学生反叛运动，无远弗届，遍及日本的东京、芬兰的赫尔辛基、美国的西雅图等。他说：“日本虽没参加战争，但我们的确认为我们要将它结束。这是我们寻求和平新世界的理想。”他像其他反叛青年一样，在七十年代悠闲度日。后来他结了婚，又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取得古典戏剧学位，还经营了一间爵士酒吧。一九七四年四月，在一个美国的春日，他躺在草地上，喝着啤酒，随意地观看棒球赛时，他决定写一本小说。

他在一九七九年推出他的第一部小说《听风的歌》，获得群像新人奖。这部小说与八〇年推出的《一九七三年的弹珠玩具》以及八二年的《寻羊的冒险》（获野间文艺新人奖），可合称为“三部曲”。村上的作品和生活充分反映六十年代工业先进国家年轻一代的激进反叛心态，那种虚无失落、无所依归的感觉，今日的年轻人亦可引起共鸣。

村上春树每部作品销量都超过百万册，尤其是《挪威的森林》，更突破了四百万本的销量，成为近年日本出版界的“狂澜”。

他喜爱旅游和欣赏各国文化，在花了三年的时间游历希腊和意大利（《挪威的森林》就是在意大利完成）之后，他目前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任住校作家，继续写作。他说：“我正

在找寻有利作家的新泥土，搬到别的地方，一切都不同了，如果可以的话，我喜欢住在英国。当我在欧洲时，我想过在四十岁回祖国，但我没有。”

作风独特、文笔清新的村上春树，堪称现代都市文学旗手，不仅是日本新一代的偶像，更是“严肃”的小说家，他与上一辈的文学大师风格大相迳庭。他坚决要为日本文学小说找出新方向。

目 录

鹊 贼 篇

- 1 星期二的发条鸟、
关于六根手指和四个乳房…………… (3)
- 2 满月 and 日蚀、
在马厩里陆续死去的马…………… (27)
- 3 加纳马尔他的帽子、
嗜喱色调和亚伦金斯、
柏格与十字军…………… (37)
- 4 高塔与深井、
或远离诺门罕…………… (54)
- 5 柠檬水果糖中毒、
飞不动的鸟和干涸的井…………… (66)
- 6 冈田久美子是如何生长的、
绵谷升是如何生长的…………… (81)
- 7 快乐的洗衣店、
和加纳克里特的出现…………… (97)
- 8 加纳克里特的长谈、
关于痛苦的考察…………… (105)
- 9 电的绝对不足和暗渠、
笠原 May 对假发的考察…………… (121)

发条鸟年代记〈第一部〉

- 10 奇异的接触、
浴缸中之死、
遗物送达者…………… (137)
- 11 间宫中尉的出现、
从温暖的泥土中来的、
古龙香水…………… (151)
- 12 间宫中尉的长谈 1…………… (161)
- 13 间宫中尉的长谈 2…………… (177)

预言鸟篇

- 1 尽可能具体，
文学上的食欲…………… (201)
- 2 本章没有任何好消息…………… (213)
- 3 绵谷升谈，
低级岛的猿猴…………… (226)
- 4 失去的恩宠，
意识的娼妇…………… (237)
- 5 远方的风景，
永远的半月，
被固定的梯子…………… (247)
- 6 遗产继承、对水母的观察
仿佛乖离的感觉…………… (256)
- 7 关于怀孕的回想与对话，
关于痛苦的实验性考察…………… (269)
- 8 欲望的根、
208 号房中，穿过墙壁…………… (281)

-
- 9 井和星，
梯子是如何消失的…………… (289)
- 10 关于人类的死和进化，
笠原 May 的考察，
在别的地方造成的东西…………… (298)
- 11 以疼痛显示的空腹感
久美子的长信，
预言鸟…………… (306)
- 12 刮胡子时发现的事，
睡醒时发现的事…………… (326)
- 13 加纳克里特继续谈…………… (339)
- 14 加纳克里特的新出发…………… (351)
- 15 正确的名字，
夏天的早晨浇上沙拉油烧掉的东西，
不正确的比喻…………… (365)
- 16 笠原 May 家发生的唯一坏事，
对笠原 May 稀稀烂烂热源的考察 …… (379)
- 17 最简单的事，
以洗练的形状复仇，
吉他盒子里的东西…………… (393)
- 18 从克里特岛寄来的信，
从世界边缘掉落的东西，
好消息小声说…………… (411)

鵲
賊
篇

星期二的发条鸟、 关于六根手指和四个乳房

我在厨房正煮着意大利粉时，电话打来了。我正配合着 FM 电台播放的罗西尼的“鹊贼”序曲吹着口哨。那是煮意大利粉时最恰当不过的音乐了。

我听到电话铃时，也想过不要理会它算了。因为意大利粉差一点就快烫熟了，而且克劳迪奥阿巴多（Claudio Abbado）这一刻正要把伦敦交响乐团带上那音乐的最高潮。不过虽然如此我还是把瓦斯火关弱，走到客厅去拿起听筒。因为我想或许是朋友打来告诉我有新工作的消息了也不一定呢。

“我要你给我十分钟时间。”女人唐突地说。

我对别人音色的记忆力是相当有自信的。不过那却是不认识的声音。“对不起，你找哪位？”我很有礼礼貌地问。

“我找‘你’呀。我只要十分钟时间就好。那样我们就可以充分互相了解了。”女人说。低沉温和，而且无从掌握的声音。

“可以互相了解？”

“我是说彼此的心情。”

我从门边探头看看厨房。煮意大利粉的锅子正冒起白色蒸气，阿巴多正继续指挥着“鹊贼”。

“很抱歉，我现在正在煮着意大利粉呢。你可以等一下再打来吗？”

“意大利粉？”女人发出惊讶的声音。“早上十点半钟在煮意

大利粉啊？”

“那跟你没关系吧。什么时候要吃什么是我的自由。”我有点生气地说。

“这倒是。”女人以无表情的干干的声音说。只要一点点感情的变化声音的 Tone 就完全变调了。“噢没关系，我等一下会再打。”

“请等一下。”我急忙说。“如果你想推销什么的话，打几次都没有用的。因为我现在正在失业，没有余裕买什么新东西。”

“我知道，没问题。”

“你说你知道是什么意思？”

“你不是失业中吗？我知道啊，这件事。所以你赶快去煮你那宝贝意大利粉吧。”

“喂，你到底是——”我正要说下去电话就断了。非常唐突的切断法。

感情还没有地方着落，我一时望着手上握着的听筒，终于想起意大利粉的事而走回厨房。于是把瓦斯火关掉，把意大利粉倒进滤水竹笼。意大利粉因为电话的关系，要做有点硬又不会太硬的话却煮太软了，不过还不到致命的程度。

互相了解？我一面吃着意大利粉一面想。可以充分互相了解彼此的心情？我无法理解那个女人到底想说什么。也许只是恶作剧电话。或许是一种新的推销手法。不管怎么样都跟我无关。

不过当我回到客厅的沙发上一面读起从图书馆借来的小说，一面抬眼看看电话机时，却开始在意起那个女人所说的“只要十分钟就可以互相了解”的什么了。十分钟到底能互相了解什么呢？仔细回想起来，女人从一开始就把十分钟这时间很明确地区分出来。而且她对于设定那限定的时间似乎抱有相当确实的信心。那也许九分钟就太短，十一分钟就太长也不一定。就像意大利粉的有点硬又不会太硬一样。

一面这样想着时，逐渐失去读书的心情了。我想干脆来熨衬衫吧。头脑一混乱起来，我经常就会熨衬衫。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这样。我熨衬衫的工程全部分为十二个步骤。那就是从（1）衣领（表面）开始，到（12）左袖口为止。我一面一一数着号码，一面依照顺序确实地熨下去。如果不这样就熨不好。

熨了三件衬衫，确认没有皱纹之后挂在衣架上。把熨斗的开关切掉，连同熨衣板一起收进壁橱里之后，我的头脑似乎多少清楚一点了。

我正想喝水走向厨房时，电话铃又响了。我迟疑了一下，还是决定拿起听筒。如果是那个女人打来的，就说我正在熨衣服，挂断就行了。

然而打电话来的却是久美子。时钟的针正指着十一点半。“你好吗？”她说。

“好啊。”我说。

“你在做什么？”

“刚刚在熨衣服。”

“有什么事吗？”那声音里带着些微的紧张感。因为她很知道我一混乱就会熨衣服。

“只是熨了衬衫而已呀。没什么事。”我在椅子上坐下，把左手上的听筒移到右手。“那，你有什么事？”

“你会不会写诗？”

“诗？”我吃惊地反问。诗？什么诗呢？怎么回事？

“我朋友的杂志社在出给年轻女孩看的小说杂志，他们正在找一个能评选删改投稿者诗文的人。而且也希望每个月写一篇扉页用的短诗。工作算起来很简单，而报酬又不错。当然只能算是打工兼差的程度，不过如果这个能做得顺利的话，也许会分配一些编辑的工作过来也不一定——”

“简单？”我说。“等一下噢。我要找的是跟法律有关的工作

噢，怎么突然从什么地方冒出诗的评选删改的话题来呢？”

“你不是说过你高中时代写过什么来的吗？”

“那是新闻哪。高中校刊新闻。足球大赛哪一班优胜了，物理老师从楼梯上跌下来住院了，之类的穷极无聊的报导而已，不是诗。我才不会写什么诗呢。”

“不过说是诗，只是给高中女生读的诗啊。又不是叫你写什么可以留在文学史上的了不起的诗。所以只要随便写一写就行了。你懂吗？”

“随便也好，什么也好，我绝对不会写什么诗的。从来没写过，也不打算写。”我断然地说。没有理由写那种东西吧。

“哦。”妻一副很遗憾似地说。“不过你说跟法律有关的工作，那不是很难找吗？”

“我跟很多人打过招呼。差不多应该要有消息回来了，如果那不行的话，到时候再来考虑。”

“是吗？那也好啊。对了，今天是星期几？”

“星期二。”我考虑了一下然后说。

“那你去银行帮我缴瓦斯费、电话费好吗？”

“差不多该去买晚餐的菜了，就顺便经过银行吧。”

“晚餐要吃什么？”

“还没决定。去买菜的时候再想。”

“还有啊。”妻以郑重其事的口气说道。“其实我想，你不一定要急着找工作嘛。”

“为什么？”我又吃了一惊地说。全世界的女人好像都是为了让我吃惊而纷纷打电话来似的。“失业保险不久就会停掉呢。总不能老是这样游手好闲地闲逛啊。”

“可是还有我的薪水呀，副业也算顺利，还有存款，只要不太奢侈浪费总是够吃吧。像现在这样你在家里做家事，不喜欢吗？这种生活对你来说会不会很无趣？”

“不晓得。”我坦白说。不知道。

“这件事没关系，你慢慢考虑看看。”妻说。“还有猫回来了没有？”

这么一说，我才发现从早上到现在我都完全忘了猫的事了。“不，还没回来。”

“你可以到附近去找找看吗？不见已经一星期了啊。”

我漫应看，又把听筒移到左手。

“我想大概‘后巷’底空房子的院子里吧。有鸟的石像那个院子啊。因为我在那边看过它几次。”

“后巷？”我说。“可是，你什么时候到后巷里去了，我怎么从来都没听——”

“嘿，抱歉我要挂电话了噢。我必须回去工作了。猫的事就拜托你了。”

于是电话就断了。我又再望了听筒一会儿，然后把它放下。

为什么久美子非要到后巷里去不可呢，我想。要进后巷里去必须从院子翻越砖墙才行，这样大费周章地进到后巷里去没有任何意义嘛。

我到厨房喝水，然后走出檐廊外查看一下猫吃食物的盘子，盘子里昨天晚上我装的小鱼干还一只也没减少。猫终究还是没回来。我站在走廊下，望着初夏阳光照射下我家狭小的庭院。并不是望了就能令人心旷神怡的庭院。一整天只有很短时间才能照得到阳光的泥土总是黑黑湿湿的，说起庭园植物也只有角落里种的两棵或三棵不怎么起眼的紫阳花而已。而且首先我对紫阳花这种花就没什么好感。从附近的树林里听得见简直像是在卷着发条似地叽唧唧唧的规则鸟啼声。我们把那鸟叫做“发条鸟”是久美子取这样的名字的。真正的名字不知道叫什么。也不知道长成什么样子。不过和这都没关系，发条鸟每天都飞到附近的树林里来，为我们所属的安静世界卷看发条。

真要命，还要找猫啊。我想。我从以前就一直喜欢猫。而且“这只”猫我也喜欢。不过猫有猫的死后方式。猫绝对不是愚笨的生物。猫如果不见了，那是因这猫想要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果肚子饿了身体疲倦了到时候自然会回来。不过结果我还是必须为了久美子去找猫吧。反正也没有其他的事可做。

四月初我辞掉向来我上班的法律事务所的工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对工作内容也没有什么不满意。虽然不能算是如何令人振奋的工作内容，但薪水还不错，工作场所的气氛也很友善。

我在那家法律事务所的工作任务，以一句话简单说就是专业性的跑腿。不过我自己认为做得很好。虽然自己这样说也许有点奇怪，但光以这种实际性职务的执行来说，我算是相当能干的人。理解迅速，行动利落，既不抱怨，想法又实际。所以当我提出想辞职时，老先生——也就是说那家法律事务所的主持人父子律师中的父亲——甚至还说要给我加一些薪水呢。

不过我终于还是辞了那家事务所。辞职之后并没有要做什么的明确希望或展望。重新三次窝在家里开始准备司法考试是怎么想都嫌麻烦了，而且首先，事到如今已经不再怎么想当律师了。我只是不想再一直留在那家事务所，一直继续做那件工作了，如果要辞职大概只有趁现在吧，我想。如果再呆更久的话，我的人生很可能就那样一直溜滑下去到结束了。因为我已经三十岁了。

晚餐的时候，我提出“我想辞职”时，“是吗？”久美子说。那“是吗？”我虽然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但她从此就沉默了一会儿。

我也一样沉默着时，“想辞职就辞吧。”她说。“这是你的人生啊，只要你高兴就好了。”而且只说了这个之后，就开始把鱼骨头用筷子拨到盘子旁边。